

豆角长豆角香

□江初昕

豆角开春下种，薄膜育秧。白天气温高要揭膜，晚上温度低就必须将薄膜盖上，这样不厌其烦，就像侍弄襁褓中的婴儿一般。等豆角的秧苗长至半尺来长的时候，就开始移栽了。刚开始几天还是蔫不拉几的，从集体生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，很快适应了风餐露宿的独立日子，接受了阳光的温暖、雨露的滋润，豆角仿佛铆足了干劲似的，一个劲地往上长。

半米高的样子，就得给豆角搭架子了。豆角架或细竹棍或木棍都可以，把竹棍或木棍底部削尖，插在每株豆角的根部，半腰处再横绑一根棍子，整个豆角架子就连在一起，增加了抗风雨的强度。豆角架子搭建好以后，下一步就是扶豆角藤了。事先从家里扯一把稻草，在水里浸泡一下，就可以当绳子用了。把豆角藤从地上扶上棍子，逆时针缠绕一下，再用稻草绑住。扶上架上的豆角就像长出了一双手似的，顺着棍子一圈圈往上攀爬。不多久，豆角长至一人多高了。不经意间，底下的藤蔓上羞涩地冒出了一朵淡蓝色的花骨朵来，花儿绽放，蜂蝶前来。头茬豆角尽管长在根底部，但也会给菜园主人带来惊喜。随着豆角的不断攀爬生长，豆角已经爬上了架子的高处，叶子也变得浓密茂盛了起来。藏在绿叶丛中的花骨朵宛若一个个小扇贝，轻风拂起，小扇贝们欢快地摇曳着。而开放的花儿花瓣两侧外翻，露出鱼吻般的花蕾来，淡蓝色的花儿在绿叶丛中显得是那么低调和内敛。花瓣褪去，一双细细条条的豆角便挂在枝藤上，先如笔管，再似筷子，继而长成四五十分公分的长豆角来，仿佛女人脑后的两根发髻一般，豆角的顶端还顶着退化的花瓣，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。豆角长到中上部是最旺盛的时期，一次就能采摘满满一怀抱，多吃不赢，

或晒干或腌制。

晒干豆角容易，只要把新鲜的豆角下锅焯下水，就可以摊在竹匾里放在太阳下晾晒，晒干以后密封储存。干豆角炖肉，那是一道非常奢侈的农家大菜，也只有在年底杀猪的时候才能吃得到；腌豆角是将豆角洗净后，晾干晒蔫后，就可以投入腌坛中，也可以和红辣椒、蒜头一起腌制。腌坛隔水封口，移至阴暗处，等到十天半个月以后，酸豆角就大功告成了。捞出酸豆角，切成小段，热油下锅，翻炒几下就出锅。酸豆角配上艳红的辣椒、玉白的蒜头，空气中酸香的气味潜入鼻翼中，忍不住直冒口水。

蒜蓉干煸豆角、豆角炒茄子都是农家餐桌上时令开胃的下饭菜。把豆角切成细丁，家乡人称之为豆角米，豆角米炒熟早上用来下米粥，也是一道不错的小菜。而把豆角米和米饭一起烩炒，风味独特，不用其他菜肴就能吃下一大碗。有时采摘不及时，发现个别豆角豆鼓皮筋，早就已经老了，母亲也顺手摘回家，随意撮在厨房的条桌上，这样老的豆角却成为我们兄弟几个抢手的香饽饽。一种将整根豆角投入到蒸饭的饭甑边上，煮上一会即刻捞出，撕去外面的皮，便露出饱满的豆子来，连皮带豆送进嘴里，边撕边吸食里面的豆子，味道寡淡，但也粉糯可餐；另一种事先将老的豆角剥豆，撒下一根刷锅竹帚的细竹签，把豆子逐个穿起来，可烤可煮，饱满的豆子胀开，也可以撒上食盐、辣椒粉等佐料，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

“七月新秋风露早，漚渚尚拆庭梧老。”秋风扫落叶，到了初秋，豆角也就到了下市的季节，枯黄的藤蔓显得披头散发，凌乱不堪，纵然藤蔓上也有零星的花儿，但已经难以成材了。正所谓时过境迁，时物不同了。母亲动手将豆角拔起，拆除架子，剔除缠绕在棍子上的藤蔓，归拢捆绑起来，以备来年再用。一大堆豆角藤蔓晒干后，点火烧成灰烬，融入土壤，回归自然，生生不息。

芬芳一叶

□沈启鹏



展翅南飞 陈顺源

一枚邮票引起的回忆

□沈启鹏

今年八月，微信上流传《红旗》杂志编发的一则公众号微贴《难得一见：外国邮票上的毛主席》令我惊喜。53组邮票中，有一枚加蓬共和国的小型张邮票，将我49年前创作的宣传画作品《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》中工农兵形象，设计安排在邮票背景画面的主体部位，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的传播起到了一点作用。

我的许多画作都能讲出一点故事来。

上中学我就开始了中国画创作，“文革”初期则有大量大批判刊头画和“假木刻”宣传画发表于报刊。1970年是我插队的第三个年头，一天劳作之后，常常夜间还在煤油灯下一个劲地画画，配合政治形势，画红黑两套色的木刻形式宣传画。第二天清晨，蹬上破自行车到十多里外的岔河镇邮局发稿。后来

认识了长途车站的人，就托司机带到南通向《新江海报》投稿，不少作品被刊发到《浙江工农兵画报》。一幅工农兵挥大旗组合造型的《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，争取更大的胜利》便是在全国有点影响的一幅，以后又作半侧面变体画。

1971年的3月，参加县工农兵美术创作学习班，依据刊于《新江海报》的半侧面工农兵组合小画稿放大创作了一幅水粉宣传画《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》，当然充满“高大上”“红光亮”和“摆架势”的文革绘画模式。想不到这件作品在省里被选中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，并发行到全国各新华书店销售，成为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画宣传画《立下愚公移山志 敢教海难变良田》后的第二件出版的宣传画。

因为有作品送省，我被推荐为

灯下漫笔

如东县工农兵美术作者代表出席省美术创作会议。会议由省军管会蒋科主持，许世友司令员亲临评审会，我只记得两个细节。一是我的座位邻近许司令员，看到司令员脚穿旧布条编打的草鞋。二是全省140多件作品仅评选出6件推荐正式出版，我的作品是6件之一。会议结束没有传达任务，我就直接回岔东公社七大队三生产队劳动，被派工去马塘化肥厂拉运氨水，和社员钻水泥船舱睡一条臭被子。队长特批我买一毛五分的“劳动”牌香烟作交际，主要靠我为厂里画过毛主席像可以开开后门，优待提前取货。

45年过去，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邀请举办我的个人画展，我将早期20年间的178件作品捐给国博，包括这件宣传画的初稿。冯远先生说，这批作品作为一个时段的中国美术历史而成为永久的国家记忆。

为情怀买单

□丁维香

还是在疫情之前，有一天姐姐告诉我，她们一家专程去上海看了一场话剧。儿子先在网上买好话剧票，下班后从南通开车到上海，看完话剧再返回南通，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时分。花上千块钱，来回三百公里，就为了看一场话剧。我有点小小的惊讶，但不感到意外。因为，这样的“傻事”我也做过。

我在南通图书馆办了读者证，每个月我都会去一趟南通图书馆读书和借书。还是朋友说：“有这个必要吗？你不是有海安图书馆的读者证吗，每个月还要从海安跑一趟南通，油钱和过路费加起来，一年下来都够买不少书了。”可是，我以为，自己再怎么买，数量也是有限的，做一个图书馆的读者，整个图书馆就成了自家的藏书库，那种坐拥书城的感觉觉得自己像是拥有无尽的宝藏。

其实，有时想想，很多事情往往是不能简单地用值不值得来衡量的。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藏着一个叫“情怀”的美好东西，它看起来似乎华而不实，却如同食物喂养身体一样，情怀滋养我们的精神。那句：“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”，能打动人心，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人们内心深处那个叫“情怀”的情愫。红尘万丈里，我们有时把自己活得太小，小到只有眼前的生活、身边的烟火，而忘了远方的天高水长；忘了

心路尽头，有莲花朵朵。

一切美好的东西，都值得为之付出。付出金钱，付出时间，付出我们的情感和真心。而付出总是有回报的，为情怀买单，可以让我们更加懂得“生活”，看更多的风景，有更丰富的人生体验，胸襟开阔了，内心便有了格局；可以使我们更享受生活，人生不止有一种活法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享受。情怀可以是怀旧的，也可以是超现实的；可以是文艺的、高大上的；也可以是家常的、“接地气”的，情怀不一定都是昂贵的。朋友的亲戚在乡下的地不想种了，朋友就借了两垄，说是要自己种菜。我笑道：“你别心血来潮，种地可不是什么轻巧的事，要花时间，要有力气。”她一脸向往的神情，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田园梦。工作之余，锄锄田，种种地，体会‘汗滴禾下土’的辛劳；品味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’的意境。既锻炼身体、放松身心，又陶冶情操，还能品尝亲手劳动的成果，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”我说：“那好啊，到时别忘记叫上我。”

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题目是：“你这么穷，为什么还要为情怀买单？”答案是：“因为那是胸口的朱砂痣、窗前的白月光（张爱玲《白玫瑰与红玫瑰》）。”是的，情怀是我们对所有美好事物的梦想，是历尽千帆后，留在心里无法忘怀的痛与快乐。情怀与物质的穷富没有关系，有情怀的人，内心丰饶而美好！

心窗羽

□崔立

你的忧伤我想懂

□崔立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门敲响时，母亲以为是听错了。直到这个声音连着叫了四五遍，母亲赶紧去开门。门外，儿子一脸疲惫地笑。一台车，静静地停在院子外的马路上。

时间，是晚上10点多了。母亲已经睡过一觉了。农村的天黑得早，六七点母亲就休息了。当然，天蒙蒙亮时，母亲也起来了，一个人在院子里，洗洗衣服，等锅里的粥煮熟，再看看这天。这天呀，就已经亮了！

母亲说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儿子说：“刚好我忙完一个事儿，回来看看你。”母亲说：“那你什么时候走？”儿子说：“明天早上吧，上午维诺还要去上个课，我得抓紧赶回去。”

母亲想说，怎么不让维诺和李倩一起回来呢？话在嘴边，又生生地咽了下去。维诺是母亲的孙子，儿子的儿子。李倩是儿媳妇。儿子像是听到了，跟着说了一句：“维诺晚上还要上网课，路太远，就不回来了。”

路远吗？两个小时的路。

这个中秋、国庆的8天小长假，据说前一个这样的长假，要追溯到2001年，那时儿子还在读书，父亲也还在。后一个这样的长假，是在2039年，母亲还能像现在这样，一天天地等在这里，等着她的儿子他们回来吗？

母亲从放假前半个月就开始给儿子打电话了，几乎是一天一个电话。“儿子，这次假期有8天呢，你带李倩、维诺他们一起回来吧。”“妈，

到时再说吧，我在忙，等空了再说。”“儿子，我给维诺准备了他最爱吃的东西，包他满意，你一定要带他们回来啊。”“妈，先这样吧，我在开会呢。”“儿子……”

“妈，我们这次不回来了，我要加班，维诺要补课，还要考级，我们算了算时间，确实有点排不出来……”

现在，儿子坐在母亲面前，屋子里的灯亮得像白昼。以往，母亲都不舍得这样开灯的。母亲省了一辈子，难得像今天这样的大方。

“妈，你都还好吧？”“好，好着呢，能吃能睡，白天还干点活。”“你这么大了，就不要干活了。”“不干活，不干活干什么呀，干活挺好的，而且，这活儿也不累。”“要不，你让我们那儿住……”

儿子说着话，猛地又停顿了下来。儿子知道母亲，一干活就浑身来劲。要让她不干活，真像要了她的命。以前母亲来上海住过三天，第一天陪维诺玩，讲讲话，做做简单的家务活，还算好。一直熬到第三天，母亲就吃不消了，说浑身都难受，要赶紧回家了。当天晚上，母亲就不管不顾地坐上高铁走了。

现在，儿子一说，母亲就笑了。儿子也跟着笑了。“你们那里呀，还是等我再老一点，再去吧。”“妈，其实你真的不要干什么活了，你看你一个人在家里。”“儿子，你妈我能吃能睡，好着呢。一顿饭还是两大碗饭，我上回住你们家呀，一小碗，再

多给你盛一点你还嫌多。我是真不习惯用你们那么小的碗呢。都吃不饱。”“妈，没事的，那你就多盛几碗好了，自己家里，又没什么关系的。”

“儿子，你现在工作怎么样？”“还好吧，就是忙一点。小时候，一直是说长大了考上学，去上海好好发展一下。后来真考上了，也到了上海，就觉得其实上海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好。甚至，还不如留在咱乡下呢！”“别胡说！”

母亲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对了，上回电话里维诺说你们马上又要换房子了，这次，准备换到哪里呢？”“哦哦，还在看呢，在看呢。”儿子似乎在掩饰着，不愿再讲这个话题。“那是李倩上次开玩笑说起，刚好被维诺听到的，你也知道，我们现在这套房子的房贷都没还清，没想那么远呢。”

时间不早了，母亲说：“睡吧。”儿子说：“好，睡了。”儿子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亮晃晃的光照在儿子的脸上，也照在儿子的心头。儿子的枕头边，有一张母亲写得歪歪扭扭的字，纸下面是一本略皱的存折本的纸，纸下写：儿子，妈去干活了，早饭在桌上，是你最爱吃的粥配笋干，你吃好走。折子里是妈所有的钱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你回去后，好好照顾李倩和维诺，也代我问他们好。有时间，带他们回来走走。

“妈——”坐在床头的儿子，莫名其妙地呼喊了一声，喉咙瞬间就被堵住了。

精短小说